

乡土黔北

张 丽

又见桐花落

(一)

花在树上开花
落在地上就是花魂
在凄风苦雨过后
换来生命的涅槃
消失的生命仍然如此伟岸
……

这是遵义市政协一级调研员、中国作家协会秦岭所著散文集《桐花落》中的文字。

认识桐花，缘于2017年4月18日遵义市政协教科文体卫委员会与正安县政协联合主办的“神秘桐乡·传奇正安”摄影书画采风活动。

笔者时任赤水市政协教文文史委主任，有幸与遵义市政协、各县(市、区)政协领导、文史委主任及文史工作者、遵义摄影界、书画界、文史界等150余人参加了这次活动。

那次以正安桐花为主题的摄影书画展很成功，评选出来的优秀作品至今仍然在我的手机里保留着，成为那个春天我和摄影家们的一个念想。

那日，我还在微信朋友圈里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：春事阑珊，桐花烂漫。

穿行桐花间，繁花渐欲迷人眼，落英缤纷，让人流连忘返。并配上了几幅满山遍野桐花盛开的照片，引来好多朋友关注评论点赞。

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满山盛开的桐花下，一群粉衣蓝裙的女子在桐花间流连忘返的画面，事隔多年，仍历历在目。

总想着有机会一定要再去看一次桐花。因为无论时空变幻，在我的记忆里，桐花开，桐花落，都是一首诗。

(二)

去年桐花盛开时，正是清明节放假，又有正安老同学要回老家祭祖，邀约我们一家去她家乡赏桐花，终得以成行。老同学说，带我们去赏花的地点是桐花最集中最好的地方，离县城也不远。

车子沿着蜿蜒的乡村公路前行，经过一个大桥后向右拐过一个弯，老同学说，右边就是芙蓉江了。此时正是初春，芙蓉江两岸青山绵绵，碧水长天，景色秀丽。这个地方我曾相识，有点印象。

车子从一个路口左拐了进去，看到了路边一块立着的牌子，上边写着：正安县油桐花核心区。由此我确定，这就是那年去参加“神秘桐乡·传奇正安”摄影书画采风活动时走过的路了。我们此行要去的地方，一定是那次活动参观的核心区。

老同学早就在路边等我们了，招呼着我们停好车，一路带我们往她老家走。果不其然，正好就是这一片桐花。原来这个地方叫秦家湾，位于正安县和溪镇，是有名的油桐花基地。

我们去得正是时候，刚好前一天下过雨，天气晴好，满山油桐花盛开，只见一树树油桐花竞相绽放，漫山遍野都被桐花覆盖着，整个山头都是桐花的海洋。

此时，山上已有不少赏花的人，有几位穿着红裙子的阿姨和小姐姐在桐花树下随着音乐跳着舞，旁边还有专业摄影师给她们拍照录视频。也有些小孩子在花树下的田间追逐打闹，把一串欢笑留在山野田间。

一串串桐花挂在枝头上，一簇簇的像风铃，朵朵桐花细润如

油脂，带着一缕缕淡雅的清香，摇曳着春的絮语，缠绕着浪漫的春心，时光如此静好。随着阵阵清风徐来，花瓣轻轻飘落，风中顿时飘起了雪白的花瓣雨。不一会儿，地上宛若铺满了一层雪花，一时间竟让人忘却尘世的喧嚣。

整个村庄，山前山后，都笼罩在桐花般如诗如梦的意境中，美得让人挪不开眼，停不下手中的相机。人在桐花下，花在枝头开，一切都是那样春意盎然。这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。

在这样一个到处开满白花的午后，当我仍在桐花间流连忘返时，老同学已经安排好了丰盛的晚餐。夕阳西下时，我们坐在桐花林中宽敞明亮、干净整洁的小院子里喝茶聊天，一边等她一个本家老辈子过来吃晚饭。

没曾想，在这里与秦岭不期而遇。原来，秦岭就是要等的老辈子；原来，秦家湾就是秦岭心心念念的家乡；原来，这就是生长在油桐之乡的秦岭挥之不去的乡愁。

傍晚，带着对四月盛开如锦桐花的喜欢，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秦家湾。脑海中，始终不能忘却这样一幅画面：如雪的桐花，在山间随风飘落，轻盈而优美……

(三)

回赤水后不久，在微信朋友圈见到遵义日报刊登的一则消息，原来是秦岭的第一部散文集《桐花落》出版了，真心向作者表示祝贺的同时求赠了一本，过了两天就收到了赠书。

从秦岭散文集《桐花落》中了解到：正安是桐乡，还是东汉文学家、教育家、书法家尹珍的故里。

正安油桐生产已有上千年历史，唐代正安就种植油桐，20世纪60

年代油桐生产达到盛产高峰，全县有30多亩油桐，产量数量曾获全省之冠，在全国位居第二，曾获得“全国油桐先进生产县”称号，成为全国著名的油桐之乡。油桐全身是宝，果可榨油，桐油工业用途广泛。而秦家湾的油桐花树保存得最为完好。

作者用文字记录着伴随着他在一个又一个花开花落间的成长历程，见证着家乡旧貌换新颜的蝶变，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家乡深厚的感情、浓浓的乡愁和深深的亲情。

仔细阅读《桐花落》中的文章，一幅幅烂漫的桐花图仿佛又映入眼帘。古桐苍劲的树干犹如盘龙，亦如梅枝，凸显一种坚毅的力量；灿若云霞的桐花，质朴却不乏乡土气质，开放虽然短暂，却用果实迎来生命的涅槃；山间的桐花，盛开时寂静无声，落下时亦悄然无声，但每一朵花开、每一朵花落的一刹那，都透着喜悦灿烂静美与自在。那满地掉落的花瓣，让作者平添乡愁，那是对故土的依恋，对过去时光的怀念，对故去亲人的思念……

《桐花落》让我再一次穿行在桐花盛开的林间。

丽日当空，群山绵延，在那样一个春日的下午，我和那群穿着红色衣裤的女子一样，姗姗走过林间，微风带起我们的衣襟和发梢，田野间种着大片油桐，树丛高处是怒放的灿如云霞的桐花，满地铺着白色的花瓣。

在我转身的那一刹那，那一朵朵桐花随风飘荡又缓缓落下。时光静好，落英缤纷。

我想，即使繁花落尽，我心中仍留有花落的声音，一朵、一朵，在无人山间轻轻飘落。

(一)

村里的工作很杂，开完群众会已经是晚上九点过了。我回到家，看见老屋的灯还亮着。

我准备用“栋”来形容老屋，但它又不那么高大，并且还有些陈腐破旧甚至歪斜。老屋是1972年修建的，至今也有50多年了，那时候在黔北农村能修建五柱四瓦、四立三间的木屋，或许还能说是一“栋”吧？

推开老屋的门，只见年迈的父亲和母亲并坐在灶前，父亲正用长满老茧的手，拿起铁火钳夹着木柴，架在快熄灭的火苗上，母亲抱着手机，目睹着远方孙子发来的视频，幸福地逗着蹦跳的曾孙。

加上柴的火坑里，火燃得很旺。老爸放下手上的火钳，盯着突然闪进的我，叫我坐下，开始和我说话，无外乎就是问我是不是才加班回来、开车慢一点、不要喝酒开车、村里谁家有什么红白喜事等等，唠嗑家常。

(二)

这样的场景总在我脑海里出现。那还是小时候，全家人围在这暖烘烘的柴火坑边，烟熏火燎地取暖。父母用自己的身子挡住浓烟，保护着年幼的我及姐妹们，还一边用竹制吹火筒吹着快熄灭的火，一边用火钳(那个火钳是用竹片制作成U型)夹着干柴送到灶膛里面，把火烧得更旺……

火坑旁，爷爷披着破旧的棉袄，手执长烟杆，吧嗒吧嗒地吸着烟，没烟从嘴里吐出来了，就用烟杆壳朝红柴灰抽去，又从嘴里吐出股股浓烟，呛得火坑边的人咳嗽不止。没有人说反对爷爷抽烟的话，但爷爷很自觉地把长烟杆正燃着的烟蒂在火坑边的石头上敲几下，把烟蒂敲出来，把长烟杆递给我，我就放在火坑旁边的角落里。白天，我会在爷爷干活回屋的第一时间，把长烟杆拿来递给他。

记得有一次，父母都不在家，我见爷爷从地里回来，他没有直接坐在火坑边的长凳上，而是去打水洗脸。我想让爷爷洗脸了就有烟抽，就在老屋的火坑旁边上方的楼柱上扯一张绑好的土烟，就像爷爷平时装在烟壳壳一样装好，并且跟爷爷平时点燃烟一样，把装好土烟的烟壳壳插进红柴灰里，用嘴含着被爷爷牙齿磨得光亮的烟嘴，学着爷爷吸烟的动作，吧嗒吧嗒地抽起来。烟点燃了，嘴里的烟也来了，可是我被呛得差点吐了血，头晕眼花，爷爷忙把我手里的烟杆夺过去说：“哈(憨)胆胆儿，你哪能去吸？”然后一把抱到屋外呼吸新鲜空气，问我被呛着没有。在他用力的紧抱中，我能感受到爷爷的慈爱和心疼。

那时候，火坑边上常有一个炖茶的罐，要么是陶瓷土窑罐，要么是锡铝缸。土窑罐没有盖子，常有土碗掩住罐口，一是盖住火坑里柴灰飞溅罐内，二是方便喝茶，茶沸了，而土罐不怎么烫；而锡铝缸虽然有盖，但很烫，常有沸腾出的茶水扑进红火，热气腾腾。农家手工茶在老屋内闻起来很醇很香，茶汤也很醇。小时候，我曾喝了一回，最后在床铺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以致多年以后，我都不敢再喝火罐茶了。后来到了中年，却又喜欢上了这样的醇茶味。

那时候，老屋内的火坑是四方坑，三方坐着取暖的人，放柴的一方称火尾巴。有时候，柴火的烟浓了，我就调皮地说：“哪个不抱柴就去熏哪个！”边说，边用小手扇打着浓烟往火尾巴去。

(三)

如今取暖方式有很多，火炉、电炉都有，但是父亲和母亲还是喜欢在厨房饭灶的柴孔下面，用砖垒成四方的火坑取暖。晚上，拿来几个红薯，埋在火坑的热柴灰里，到第二天天亮，红薯就熟了，还热乎乎的。白天，他们把晚上保存的火种掏开，还会在热柴灰上烤上干辣椒，这就是农家地地道道的糊辣椒。

前几年，我准备拆了这栋老屋，在原址基处改建砖混结构的住居。在征求父亲的意见时，他有些迟疑，我从他的眼神中能够知道他的不舍。

20世纪60年代，还是大集体时代，我家八口人拥挤在两间小木屋里。父亲的能干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，因为有点文化，在村里的学校当民办老师，每个月工资不足二十块。每天上课回家之后，父亲就会加班加点地去帮做农活，不然家里仅靠母亲及年近古稀的爷爷，完全不能支撑整个家庭的运转。

父亲那时有一块“上海牌”手表，他很是心爱，我有时想拿在手心里仔细瞧瞧，父亲都是不允许的，生怕我把这块表摔在地上摔坏了。在修建房屋的时候，还差一半截房屋的材料没着落，父亲毫不犹豫地就把那块“上海牌”手表换了十根柱头，才修了现在这栋老屋。

父亲迟疑的表情让我没有再说要拆掉老屋，我知道，老屋是那个时代的见证，也是父亲这一生奋斗的见证。

(四)

如今父母已届耄耋之年，我多次让他们搬到我在老屋旁边修建的砖混新房子来一起生活，但是他们总是很“犟”，不愿搬出老屋。父亲和母亲还是像平常一样，在天气不是太冷的时候，捡一点柴火，在老屋的灶门口烧一个小火坑燃柴取暖，让烟从灶口进烟窗排出，不在乎浓烟熏黑墙壁。他们又以最传统的方式用柴灰保存燃烧的炭火，随手烤上红薯、洋芋，烘上糊辣椒等等，这些千百年传下来的生活方式早已在他们的生命中刻下深深的烙印。

那天，我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，如果我执意拆了老屋，或者执意让父母搬进砖房，他们一定会怕把新房子熏黑，怕地板板烧炸，怕给新房子到处弄些灰……

每年，父亲都要拿出仅有的养老金请来瓦匠，把老屋打理一番，让老屋在风霜雨雪中守护那份家的温暖，守望着奔波的女子女子。

老屋，更是像极了父亲和母亲脸上的皱纹，刻满了他们一生的辛劳与沧桑。

生活散记

周华松

老屋

酒乡白鹭飞

陈勇 摄 (遵义图库发)



非常感受

黄筱龙

夜宿乐居场

农历正月初五上午，我从铜仁思南，经德江转车到遵义务川，又从务川转车，几经周折到达老家乐居。

不忘来时路，我的先辈们长眠在乐居。每年春节或清明，我都尽可能回乡祭祀扫墓，并带着孩子们一同前往。

由于只有一个小时天就要黑了，我和堂弟黄林紧赶慢赶祭祀扫墓后便夜宿于此，感受水乡村居别有风味的夜景。

中国是礼仪之邦，考虑到是甲辰龙年新年，我给伯娘、叔父、堂哥弟、舅娘、小舅、干妈、表哥弟等各备了一份小礼品，东西不多，是拜年的心意。

乐居是务川海拔最低的地方。据说是古安化县衙的衙门所在地，务川卫校曾在此地办过学，原

遵义专区医院也曾派出专家组成“尖刀班”在这里日夜奋战。

我是地地道道、土生土长的乐居人，这里的山水养育了我。或许是少小离家的缘故，随着年龄的增大，对乐居的依恋越来越深。

时过境迁，我对乐居既熟悉又陌生。熟悉的是，乐居的那些人和事。陌生的是，乐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单从衣食住行方面看，乐居场已今非昔比。

正好遇到发小高军方喜嫁爱女，我欣然前去恭喜。外出务工的乡亲们回乡过年，乐居场上人头攒动，我和乡亲们一一打过招呼，只是好多年轻人都不认识。一晃，当年从乐居出发当兵已是33年前的事了。

接近深夜，我们围着一炉火

拉家常，一起摆过去的事情。什么露天电影，什么打耗子要耙耙，什么娃娃亲……东家长西家短，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。表妹让我为大家拍了一张合照留念。

20世纪70年代，乐居属于黔东南大山深处的穷乡僻壤，一些家庭只有一套衣服，出门轮流穿。现在从衣着上看，根本分不出什么城市姑娘和乡下姑娘。

那时候在乐居，乡亲们吃的是苞谷饭，条件好的人家吃的是炒饭和酸菜汤。现在乐居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、水果之乡、垂钓之乡，那满山遍野的柑橘压满枝头，公路两旁都是出售橙柑的摊位。

那些年在乐居，家家户户住的是原生态的木房子，就连吃居，

现在好多乡亲都建起了小别墅，房前鲜花飘香，房后绿树成荫，好一幅和美乡村的景象。乐居社区已成为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。

我小时候从乐居到县城，得先徒步20公里，再到柏村区赶中午的班车，从县城到乐居52公里的里程要6个多小时才能够到达。现在县城到乐居的公路改为二级路，40分钟可以轻松到达。

堂弟媳打来一盆热水叫我洗漱，让我这个四季洗冷水的人很不自在。在乐居，睡觉都要睡得安稳一点，因为这里空气清新，山水宜人。

围炉夜话，打开了我的思绪，仿佛又回到了从前。

这一夜，在乐居，我安然入睡。因为我相信，乐居的明天一定会更好。